

萧冷声乐作品选

云南的雲

THE CLOUD OF YUNNAN

萧冷声乐作品选

金
雨
的
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的云:萧冷声乐作品选/萧冷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3

ISBN 978-7-80692-611-6

I. ①云… II. ①萧… III. ①创作歌曲-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6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249 号

书 名: 云南的云——萧冷声乐作品选

著 者: 萧 冷

书名题签: 朱践耳

责任编辑: 鲍 晟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16

印 张: 7.75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2-611-6/J.578

定 价: 30.00 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扼住命运的咽喉”

——《云南的云——萧冷声乐作品选》序

戴鹏海

我和萧冷都是1956年作为调干生同时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本科的“56届”同学，都是文工团出身，而且都是学作曲专业的，还同在一个班级（那年学校附中第一次有毕业生直升本科——如江明婷、沈璇、范明双、王久芳、王万涛、李多云、陈松龄、滕永然等，因为人数太多，学校就将这些同学和考进来的人分成两班上课）；“大跃进”那年，学校为了“放卫星”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我和萧冷又同时被系领导指派参加《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一书的集体编写工作（他和李延林、杨庶正负责撰写书中第四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我则负责撰写前三编〔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家和作品的有关章节），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甲子之久，从来都没有“红过脸”。

萧冷小我两岁，但是他人行却比我早两年。1947年我高中毕业，他就参加东北鲁艺文工团从事音乐工作；1949年7月我的家乡长沙还没有和平解放，他就到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那年9月才去武汉参加湖北文联文工团）；1950年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就已经开始发表歌曲（我1954年才发表第一首歌曲）。此外，50年代初他赴朝参加志愿军后勤文工团期间，还在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上发了文章（我在报刊上第一次发表文章是1958年）。可见我比萧冷大两岁，不过是痴长而已。

如果说上面还是没有认识萧冷之前零零星星从报刊资料上看到的，那么下面就是我的亲眼所见了。

同学期间，在我的印象里，他和我们系的调干生、进修生一样，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不张扬炫众，也不出头露面管闲事，更不指点江山发表高论，除了上课、做作业、练琴、听唱片，一有空就待在琴房写自己的作品，把那里看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记得1957年秋季开学后他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手上戴了一块崭新的手表。

一问才知道原来那是进口的瑞士欧米茄名表，市价要一百多元。据说暑假期间他正好发表了五首歌曲和一篇文章，于是就用这笔稿费买了

下来。虽然这是个小小的例子，却足以说明他写作的勤奋和编辑部对他稿件采用率之高。从三年级起，按教学规定开始要写小型独奏曲、重奏曲和带伴奏的艺术歌曲。在此期间他写的钢琴独奏《西藏舞曲》五首，其中就有一首用变奏曲式写的在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线谱本《音乐作品》（中国音协上海分会创委会主编）第7辑发表。同年学校让他为藏族班女同学才旦卓玛写的独唱《东方升起吉祥的太阳》，也由才旦用藏语演唱录制成了唱片出版。可以说，若论考试成绩，他在班上并不是名列前茅；论课堂表现，他也并不受老师特别青睐；但是要论他在校期间发表的作品以及在社会上的名气，班上同学中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就此而言，应该说他在上音期间已经是崭露头角，如果顺着势头发展下去，前程当未可限量。然而造物主惯爱捉弄人，以后的事却完全出人意料！

我们毕业那年，萧冷刚满三十，恰好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按理说，凭他多年积累的创作经验和学到的专业本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肯定可以大展身手，大有作为；但是不料等待他的却是半辈子的坎坷，这是他、也包括我们这些同班同学始料之所不及的。就在那年，根据校方的意见，我和班上的陈鹏年、王久芳、郑碧英四个人的毕业作品是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在我们的作曲主科老师邓尔敬先生的指导下，为上海实验歌剧院编创和排演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歌剧《赤胆忠心》作曲，而且为了赶时间，吃住都在该院，只有上课才回学校，连宣布毕业分配都没有参加，所以不但萧冷分配到哪里以及何时离校不知道，而且连离校前我都没有去送别和道一声珍重。不仅如此，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不是在院里搞职务创作，就是下乡下厂搞“四清”，连回学校看看的闲暇都没有，因此也没有机会打听同班同学分配的情况，于是和萧冷就失去了联系。

直到“文革”“大串连”期间，一天萧冷突然到歌剧院来看我，据说上海正在处理部分“抄家物资”，其中包括每台售价五百元左右的钢琴。他闻讯特地借“大串连”坐火车不要买票的机会到上海来，也想买一台；因为打听到我在歌剧院工作，便找上门来想让我提供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大概多少钱比较合算之类的相关讯息。当时我正“冲出牛棚，自求解放”，和创作组的商易、李家振、舒巧、仲林等同样打进牛棚、被“革命群众”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一道成立了“牛鬼蛇神”的造反组织——壮东风（取自“文革”初期传抄甚众、据说是毛主席诗词中的结束句“流韵壮东风”）战斗队，并被推举为三人勤务小组成员之一（另两人为张学勤[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齐闻韶的妻子、纱厂女工出身、歌剧团演员队队长]、李家振[赵璞初的外甥、创作组剧本创作员]，均系党员）；“一月革命”后又集体加入由施鸿鄂、朱逢博等发起组织的、以串连会为班底扩大而成的全院性的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仍为勤务员之一，整天为落实中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而忙得焦头烂额。两人见面后，我对萧冷想了解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因为问不出名堂便匆匆告别忙自己想办的事去了。“十年动乱”中的这一面不到半个小时，连彼此别后的情况都来不及问，也来不及说（当然也不便问、不好说。因为怕招来“黑串连”的罪名）。这次一别后，他依然还是去如黄鹤，杳无音讯。

一转眼又过了一二十年。80年代初，我托“改革开放”的福，在贺老院长（绿汀）的力主下，回到母校从事研究工作。自己的日子过得顺了，不

由得想起当年班上的同学，不知道他们是否别来无恙。正好我的同学和挚友李延林（比我高一班，和陈钢等同届，毕业后先分配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文革”后转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搞作曲，90年代初去世）因公来上海，见面后聊天，话题之一就是包括萧冷在内多年不通音信的老同学情况。“文革”后李延林因公去北京时见过萧冷，还到萧家去过，当然最有发言权。听了他的叙述，心里着实不是滋味。

据说，毕业后萧冷本来是分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组。对方人事部门看了寄去的档案，发现其中有一份“内定右派”的材料；作为最注重政治条件的国家机构之一，当然不敢接受，随即将原档案退还。又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才把他分配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任教，萧冷一生中 most 坎坷的命运也由此开始。最初系里是让他教复调。过了一两年，系领导又突然让他改教高年级的赋格。他只提出这是一门技术难度很大的专业课程，要有较充分的时间备课，那领导就不高兴了，认为是“抗命不从”，便让他去教外国音乐史的共同课以示“惩罚”。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这门课规定要学一年；但是半年后“反右”开始，老师只讲到巴赫就没有再教下去，所以实际上这门课只开了个头就仓促收场。尽管如此，萧冷还是只好硬着头皮服从决定，通过加强备课来完成教学任务。然而那领导不解恨，到1964年再给他穿小鞋，在既不是萧冷工作不称职，也不是犯了什么政治或生活错误的情况下要将他下放到东北某个小地方去“锻炼”。这次萧冷没有顺从，说什么也不肯就范。那领导恼怒之下，竟以不服从组织安排为由下令停发其工资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并借此以儆效尤。可怜萧冷是个文弱书生，连平时说话都是细声细气，从不起高腔打舌仗；虽然下令停发工资的命令如此践踏政策，但是他投诉无门，特别是耽心弄不好落得个“开除公职”的下场，只好先守住待在北京的底线，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固定的经济来源突然被无理掐断（虽然后来工资只停发一半，但他还要供养因政治牵连而下放农村的母亲，经济窘迫可想而知）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靠到处找熟人借钱，顿顿在小摊子上买点油条、稀绿豆粥之类最便宜的食品聊以果腹，过着半饥半饱类似乞讨的生活。这种日子一直捱到1965年，校方奉上级命令从在职人员中抽调一部分组成工作队去广西搞农村“四清”，萧冷得此信息后立即打报告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经院方批准后，才照规定按月发工资。等“四清”工作结束回到北京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文革”期间他结了婚，婚后有两个儿子。中央民院给了他两间平房；李延林去过他家，据说很简陋。“文革”一结束，他决心离开受尽委屈和不公待遇的中央民院，经自行联系，到了中国歌舞剧院搞创作。原以为到了新单位可以在创作上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一来因为“文革”后全国的歌剧、舞剧（包括舞蹈音乐）创作并不景气，中国歌舞剧院的情况可能更差一点（我记得只有80年代初“伤痕文学”流行时期演出过一部傅庚辰创作、被陈紫同志戏称为“歌儿剧”的《星光啊星光》）；即便有什么“重点创作”，也轮不上萧冷这个初来乍到的“外来户”，因此人虽到了该院，也还是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只能自己找点零活干。到了1991年，他已满六十，只好无可奈何地按规定办了离休手续。

上面这段有关萧冷毕业后三十年间在北京经历的坎坷，虽然都是听来的，却感同身受，因为它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许多身

不由己、任凭命运摆布的人的写照，所以写来总是感到笔下沉重，心里总有挥之不去的凄凉袭来。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甘心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披荆斩棘，艰难跋涉，力图主宰自己的命运。离休前，他大概从李延林那里知道了我已经回母校工作的消息，给我写了一封信，简略地谈了他所处的困境，并援引贝多芬的名言，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见傅雷所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并且在创作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表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见曹操《龟虽寿》赋）、离而不休、老有所为的拼搏精神。

1992年冬，我应广西艺术学院之邀去该院讲学并撰写《陆华伯音乐年谱长编》。1993年元旦当晚，我在那里看了中央电视台一台现场直播的、由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和沈阳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的“黑龙杯”全国管弦乐作曲大赛的音乐会，其中有萧冷的参赛作品《欢庆藏历年》，而且得了“优秀作品奖”，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在这类全国性大赛中获奖的作品。尽管没有看到总谱，也没有见过欢庆藏历年的盛况，但是他对藏族音乐的熟悉程度和对乐队写作的驾驭能力，通过现场直播却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听完后我就想，如果他能够写声乐作品那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以他的才华和功力，在管弦乐创作方面，肯定也可以做出同样的成绩。

就在这年，我应居其宏的邀请，赴京担任由他策划的“‘营多杯’全国体育运动队队歌征集”的评委。一天萧冷来住处看我，这是继“文革”初期我们在上海匆匆见过一面后的第二次相逢。他告诉我已和妻子离婚，两个儿子则判给他了。因为孩子已长大成人，原来中央民院的那两间平房也给了孩子各一间；他自己没有住处，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每月的离休工资仅够付房租，其他生活费用只能靠教钢琴学生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当然非常窘迫。当我说起听过他的《欢庆藏历年》在中央台的现场直播音乐会实况，并向他表示祝贺时，他说另一首《云南的云》的旧作也在1990年获全国“民族之声”歌曲创作奖，并特地把带来的复印件送给我。我当即看过，认为是新时期以来难得一见、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歌曲。它富于幻想的色彩和抒情的诗意，旋律柔美而舒展，收放自如。全曲的音乐由起始的主题乐句衍化而成，所用素材极为凝练简约，从而使形象的刻画非常集中。它的音调 and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未借用某一现成民歌的音调，而是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提炼出其中最典型的特征元素，并反复用各种手法将其突出，从而在民间素材的运用上，有效地完成了从“自然形态”到“加工形态”（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蜕变和提升，使富于地域性的民族风格特色更为鲜明可感。其中的钢琴部分和许多经典的艺术歌曲一样，写得非常考究、非常精致，不但和歌声部分水乳交融，而且在意境的营造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整体上还是属于调性写作，但是呈示部分结束后，就不断作多种调关系的转换。由于变和弦和非三度叠置的色彩和弦大量运用，不但频添了新意，而且在加强歌词中“飘过的云”、“彩色的云”、“多情的云”等充满动感的内容表现的同时，也深化了梦幻般诗意的营造，令人神往。看过后我当即表示要推荐给学校声乐系作为抒情女高音学生的教材，而且返沪后就把歌谱给了当时的声乐系主任常留柱。

从90年代开始，我到北京出差，石夫两口子总是邀我办完正事就在他们家小住，叙叙友情，谈谈创作。一次听石夫说起中国歌舞剧院给萧冷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就在他家附近。因他和石夫家有来往，所以每听说我在石夫家小住，总要过来看望。我也到萧冷家去过，由于和一个儿子同住，实际上他只有一间。但是总归不用再租私房，经济负担也有所减轻，好歹较前有所改善。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队伍，又在高等音乐学院攻读了五年本科，还是有“国家文艺一级”职称的作曲家，离休后的住房条件竟是如此之差，他心里感到憋屈自属情理中事，我看过也只好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话来宽慰他；除此之外，又能说什么呢？

不久前听说中国音协某领导竟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他好发牢骚。发什么“牢骚”？是说话还是写文章，我都没有细问，只是忍不住想问：作为一个投身革命文艺队伍大半辈子，而且屡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离休老人，发点“牢骚”何罪之有，难道给人揍了还不准喊痛吗？如果说的是乐坛的不公正现象，谈点一己之见，作为一个建国前夕就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中国音协会员又何罪之有，难道值得为此点名批评吗？我还想问：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难道过时了吗？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神圣权利，难道也不算数了吗？真是不可思议！但到哪里去论理呢？不知道。

大概是2006年，我到北京在石夫家小住期间，萧冷来访时又说起他写的民族管弦乐曲《边寨素描》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为中国广播民乐团向全国征集民乐合奏作品的活动中也得了奖。此外，他还打算从历年写的声乐作品中精选出二三十首，出一本个人专集，希望我帮点忙。他已早过古稀之年，希望留点可以传世之作，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于是不假思索便答应下来。

这几年，我为萧冷出作品集的事找过几家出版社恳谈，但都卡在价位和销售两大难题上，谈不下去，直到去年秋天才算有了着落：我的母校的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在转制改企、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版，不仅只收成本费，而且还负责销售。我得知这个消息，大有喜从天降之感，不禁为之雀跃；当即告诉了萧冷，他当然非常高兴，便让我作为老同学写一篇序，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就有了这篇萧冷其人、他的作为、他的命运以及他力图扼住命运咽喉的文章。

今年萧冷八十整。一位资深的作曲家到了这个年纪才见到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出版，尽管迟了一点，然而还是应当感到欣慰，因为这毕竟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肯定。特别是这本集子是母校出版社的雪中送炭之举，因此其意义就更加非同一般。谨借为这本集子作序的机会，向成全它的出版社所表现出的济世精神表示最大的敬意！

是为序。

庚寅十一月初四动笔，至腊月十六断断续续成稿，正值“大寒”节气，沪上漫天飞雪时。



1 序

“扼住命运的咽喉”

《云南的云》
——萧冷声乐作品选》序
戴鹏海

1 帆

(女中音独唱)
荆其柱词

5 别忘了我的歌

(女中音独唱)
柴 扉词

9 山乡开放幸福花

(女高音独唱)
刘钦明词

14 唱起山歌过天河

(女高音独唱)
邱玉璞词

19 背水姑娘

(女声独唱、重唱、合唱)
王 余词

27 若是心中有了我

(女高音独唱)
乔 羽词

30 水乡路

(男高音独唱)
汤昭智词

32 飞吧，我的枣红马

(女高音独唱)
邱玉璞词

38 云南的云

(女高音独唱)
金 波词

44 如果你是高山

(女中音独唱)
陆 荣词

47 小康路上真热闹

(女高音独唱)
石可纪、龚爱书原词 高守信改词

50 采菱船歌

(女高音独唱)
李绍尼原词 郁钧剑改词

52 我们的生活最甜

(女高音独唱)
维吾尔族民歌

55 感谢苍天，让我遇见了你

——暮年恋歌
(女中音独唱)
邓珈妮词

58 望月

(男高音独唱)
梁上泉词

62 鄂温克族人民怀念毛主席

(女中音独唱)
列 丹、马 瞻词

66 海岛之夜

(女中音独唱)

任卫新词

70 天山驼铃传深情

(男高音独唱)

刘钦明词

76 我在边疆巡逻

(男低音独唱)

马 瞻词

80 月琴听指头的话

(女高音独唱)

蓝 臧词

83 壮乡摇篮曲

(女中音独唱、女声无伴奏合唱)

壮族民歌

87 明月几时有

(女高音独唱)

苏 轼词

90 无花果

(女高音独唱)

雷 键词

92 啊，春雨

(女高音独唱)

高 璞词

95 风中的小草

(女高音独唱)

吴苏宁词

98 静静的密森

(女高音独唱)

李建书词

101 小溪溪水清

(女高音独唱)

曲 河词

105 附录一

《云南的云——萧冷声乐作品选》

曲目创作年表及获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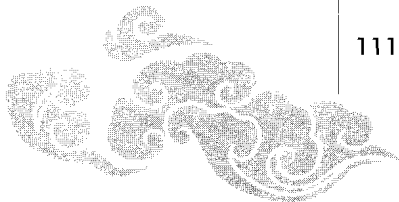
107 附录二

精雕细磨出珍品

——萧冷歌曲印象

骆季超

111 后记



帆

女中音独唱

Allegretto ♩=60 深情地

荆其柱词

8^{va} *f* *p* *f* *p*

4 *mp* *pp*

8 滑 向 天 水 茫 茫 一 线，

13 像 只 展 翅 翱 翔 的 海 燕。

无 言 中， 牵 走 了 多 少 日 光，

多 少 思 念 多 少 思 念？

稍快

36 *mf*

谁心里没有一片理想的帆。

40 *mf*

谁心里没有一处光亮的彼岸。

44 *pp*

吗 吗

48 *p*

只是别忘记，别忘记，托载白帆的

(*gato*)

52

海 水, 多 么 苦, 多 么 涩,

(8)

56

多 么 咸。 多 么 咸,

pp

60

多 么 咸。 喝

p

64

别忘了我的歌

女中音独唱

柴 扉词

Moderato ♩=72 深情地

1. 别 忘 了
2. 别 忘 了

这 小小 的 竹 楼， 别 忘 了 这 密 密 的 椰
当 你 苦 恼 的 时 刻， 别 忘 了 当 你 忧 烦 的 时

林， 别 忘 了 我 椰 林 里 的 卜 少* 啊 别 忘 了 我 小 卜 少 的
分， 我 的 歌 会 带 给 你 吉 祥， 啊 我 的 歌 会 带 给 你

*卜少：系傣语女孩或少女之意。

17

歌 温 声。 馨。

mf *p* *mf*

20

我的歌 是 天上 的白 云，
我的歌 是 真 诚 的祝 福，

23

我的歌 是 黑 夜 的星 星， 它 陪 同 你 哟
我的歌 是 深 情 的叮 吟， 别 忘 了 你 哟

26

同 的 远 行， 它 萦 绕 你 甜 甜 的 梦
我 的 歌 别 忘 了 你 哟

fp

境。 哎 罗 哎 罗

p

哎 罗 哎 罗 哎 罗

傣 家 少 女 火 样 的 心。

mf

别 忘 了

f